漢書

二一

楊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　　班固　漢書六十七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顔師古注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師古曰致至也）及病且終先令其子（師古曰先令為遺令）曰吾欲臝葬以反吾眞（師古曰臝者不為衣衾棺槨者也反歸也眞者自然之道也臝音郎果反）必亡易吾意（師古曰易改也）死則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師古曰重難也）欲從之心又不忍廼往見王孫友人祁侯（師古曰祁侯繒賀之孫承嗣者名它）祁侯與王孫書曰王孫苦疾僕迫從上祠雍未得詣前（師古曰詣至也至前言來見也）願存精神

省思慮進醫藥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贏葬令死者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贏見先人竊為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為之棺椁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師古曰區區小意也）願王孫察焉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為制禮今則越之（師古曰言踰禮而厚葬也）吾是以贏葬將以矯世也（師古曰正曲曰矯）夫厚葬誠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單幣腐之地下（師古曰靡散也單盡也）或迺今日入而明日發（師古曰言見發掘也）此眞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

得變是物各反其眞也反眞冥冥亡形亡聲迺合道情夫飾外以華眾厚葬以鬲眞師古曰鬲與隔同其後並類此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師古曰文子稱天氣爲魂延陵季子云骨肉下歸於土是以云然精神離形各歸其眞故謂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師古曰塊音口對反裹以幣帛鬲以棺椁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爲枯腊千載之後棺椁朽腐迺得歸土就其眞宅繇是言之焉用久客師古曰言不用久爲客也繇讀與由同昔帝堯之葬也窾木爲匵葛藟爲緘服虔曰窾音款款空也空木爲匵師古曰匵即櫝字也櫝

小棺也藟葛蔓也一曰藟亦草名葛之類也緘束也藟音力水反緘音工咸反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
殠師古曰亂絕也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師古曰尚崇也言生死皆儉約也不
加功於亡用不損財於亡謂師古曰謂者名稱也亦指趣也今費財厚
葬留歸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
吾不爲也師古曰於讀曰烏戲讀曰呼祁侯曰善遂臝葬　胡建
字子孟河東人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師古曰南北軍各有
正正又置丞而建未得眞官兼守之貧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尉
薦走卒甚得其心師古曰尉者自上安之也薦者舉籍也時監軍御史爲
姦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師古曰坐賣曰賈爲賣物之區也區者小室之名若今小庵屋之類
耳故衛士之屋謂之區廬宿衛宮外士稱爲區士也賈音古其下亦同建欲誅之廼約其走卒

師古曰約束也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師古曰校者軍之諸部校也室無四壁曰皇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堂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師古曰公謂顯然為之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蘇林曰獄官名也天文志左角李右角將孟康曰兵

書之法也師古曰李者法官之號也總主征伐刑戮之事也故稱其書曰李法蘇說近之壁壘已定穿窬不
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師古曰窬前小竇也音踰繇讀與由同下皆類此臣謹
案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師古曰言軍正不屬將軍
將軍有罪過得表奏之二千石以下行法焉孟康曰二千石謂軍中校尉都尉之屬丞
於用法疑孟康曰丞屬軍正斬御史於法有疑執事不諉上師古曰諉累也言執事者當見法即
行不可以事累於上也諉音女瑞反累音力端反臣謹以斬昧死以聞制曰司馬
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師古曰司馬法亦兵
書之名也解在主父偃傳詔言在於軍中何用文吏議也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
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師古
曰慮謂計念也先意謂先爲之意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師古曰欲致民勇志使不奔北

建又何疑焉建遂是顯名後爲渭城令治甚有聲值昭帝幼皇后父上官將軍安與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驕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客臧公主廬吏不敢捕渭城令建將吏卒圍捕蓋主聞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奴客往犇射追吏師古曰犇古奔字也奔走赴之而射也吏散走主使僕射劾渭城令游徼傷主家奴建報亡它坐服虔曰言游徼奉公無它坐也蓋主怒使人上書告建侵辱長公主射甲舍門師古曰甲舍即甲弟公主之宅知吏賊傷奴辟報故不窮審蘇林曰辟迴也報論也斷獄爲報故言有故也不窮審竟盡其事也師古曰蘇說非也言爲游徼避罪而妄報文書故不窮治也辟讀曰避大將軍霍光寢其奏後

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吏民稱寃
至今渭城立其祠　朱雲字游魯人也徙平陵
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師古曰借助也音子夜反）長八尺餘容貌
甚壯以勇力聞年四十迺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
易又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好倜
儻大節（師古曰倜音吐歷反）當世以是高之元帝時琅邪貢禹
爲御史大夫而華陰守丞嘉上封事（師古曰守華陰縣丞者其人名嘉）
言治道在於得賢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
（師古曰右言在上也）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武忠正有智
略可使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能上

廼下其事問公卿太子少傅匡衡對以爲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王所愼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民不靜矣（師古曰上爵大官也圖謀也柄臣執權之臣）今嘉從守丞而圖大臣之位欲以匹夫徒步之人而超九卿之右非所以重國家而尊社稷也自堯之用舜文王於太公猶試然後爵之又況朱雲者乎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其行義未有以異今御史大夫禹絜白廉正經術通明有伯夷史魚之風海內莫不聞知而嘉猥稱雲（師古曰猥曲也）欲令爲御史大夫妄相稱擧疑有

姦心漸不可長宜下有司案驗以明好惡嘉竟坐之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為梁丘易自宣帝時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師古曰乘因也言因藉尊貴之權也）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齋登堂（師古曰齋衣下之裳音子私反）抗首而請音動左右（師古曰抗舉也）既論難連拄五鹿君（師古曰拄刺也距也音竹庚反）故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師古曰嶽嶽長角之貌）繇是為博士遷杜陵令坐故縱亡命會赦舉方正為槐里令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與充宗為黨百僚畏之唯御史中丞陳咸年少抗節不

附顯等而與雲相結雲數上跡言丞相韋玄成容身保位亡能往來李奇曰不能有所前卻也師古曰周書君奭之篇稱周公曰惟文王尚克修和有夏有若虢叔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括又曰亡能往來故雲引此以爲言也而咸數毀石顯久之有司考雲疑風吏殺人師古曰風讀曰諷羣臣朝見上問丞相以雲治行丞相玄成言雲暴虐亡狀師古曰無善狀也時陳咸在前聞之以語雲雲上書自訟咸爲定奏草求下御史中丞事下丞相丞相部吏考立其殺人罪師古曰立成也雲亡入長安復與咸計議丞相具發其事奏咸宿衛執法之臣幸得進見漏泄所聞以私語雲爲定奏草欲令自下治師古曰咸爲御史中丞而奏請下中丞故云自下治後知

雲亡命罪人而與交通雲以故不得師古曰吏捕之不得上於是下咸雲獄減死爲城旦咸雲遂廢錮終元帝世至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師古曰尸主也素空也尸位者不舉其事但主其位而已素餐者德不稱官空當食祿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師古曰皆論語所載孔子之言也苟患失其寵祿則言行僻邪無所不至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劒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師古曰尚方少府之屬官也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劒劒利可以斬馬也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師古曰訕謗也音所諫反

(又音刪)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檻軒前欄也)雲呼曰(師古曰呼叫也音火故反)臣得下從龍逄比干遊於地下足矣(師古曰關龍逄桀臣王子比干紂之諸父皆以諫而死故云然)未知聖朝何如耳(師古曰言殺直臣其聲惡)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師古曰著表也言此名又彰表)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師古曰輯與集同謂補合之也旌表也)雲自是之後不復仕常居鄠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薛宣為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

主禮因留雲宿從容謂雲曰師古曰從音七庸反在田野亡事且留我東閤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廼欲相吏邪師古曰小生謂其新學後進言欲以我爲吏乎宣不敢復言其教授擇諸生然後爲弟子九江嚴望及望兄子元字仲能傳雲學皆爲博士望至泰山太守雲年七十餘終於家病不呼醫飲藥遺言以身服斂棺周於身土周於椁師古曰棺周於身小棺裁容身也土周於椁冢壙裁容椁也爲丈五墳葬平陵東郭外

梅福字子眞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爲郡文學補南昌尉師古曰豫章之縣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師古曰附縣道之使而封奏也變謂非常之事求

假軺傳師古曰小車之傳也軺音遥傳音張戀反詣行在所條對急政師古曰條對者一一條錄而對之輒報罷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埶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爲鳳所誅王氏浸盛師古曰浸漸也災異數見羣下莫敢正言福復上書曰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爲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師古曰遁逃也夫叔孫先非不忠也師古曰先猶言先生也一曰先謂在秦時箕子非跡其家而畔親也師古曰箕子紂之諸父故言跡家畔親也不可爲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師古曰不及恐失之也轉圜言其順也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師古曰直取其功不論其舊行及所從來也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

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師古曰立為大將軍)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師古曰言四面而至)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師古曰鴻毛喻輕拾遺言其易也)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師古曰亡讀曰無)孝文皇帝起於代谷(師古曰從代而來即帝位)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師古曰召讀曰邵)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師古曰幾音鉅依反)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為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師古曰軌法也)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

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師古曰說讀曰悅〕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師古曰謂諫爭合意即得官爵不由薦舉及軍功也〕〔廉廉吏也茂茂材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衒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張晏曰民有三年之儲曰升平〕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眾賢聚於本朝〔師古曰本朝漢朝也〕故其大臣埶陵不敢和從也〔服虔曰臣埶陵君也師古曰謂淮南大臣相內史之屬也〕方今布衣迺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孟康曰成帝鴻嘉中廣漢男子鄭躬等反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

索隨和 李奇曰求索與己和及隨己者 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已解於上 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 師古曰九九筭術若今九章五曹之輩 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 師古曰秦武王即孝公之孫惠文王之子也任鄙力士也 繆公行伯繇余歸德 師古曰即秦穆公也伯讀曰霸繇讀曰由 今欲致天下之士

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 師古曰懣音滿 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 師古曰爛然分明貌 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儁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 師古曰質正也 若此者亦亡幾人 師古曰無幾言不多也幾音居豈反 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厎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 師古曰厎細石也音之履反又音秖 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工以喻國政利器喻賢材 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爲漢敺除

倒持泰阿授楚其柄師古曰大阿劒名歐冶所鑄也言秦無道令陳涉項羽乘間而發譬倒持劒而以把授與人也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爲漢世宗也師古曰辟讀曰闢今不循伯者之道師古曰伯讀曰霸次下亦同迺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師古曰盜嫂受金之事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讎師古曰召天王謂狩于河陽也用其讎謂以管仲爲相並解於上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白黑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師古曰緒謂餘業也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

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鳶鵲遭害則仁鳥增逝（師古曰鳶鴟也仁鳥鸞鳳也鳶音緣）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師古曰蒙被也）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師古曰以其所言爲不急而罪之也）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師古曰防人之口法禁嚴切）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師古曰具臣具位之臣無益者也矯正也）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

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師古曰杜塞也數御十月之歌孟康曰福讖切王氏十月之詩刺后族太盛也師古曰詩小雅十月之交篇也留意亡逸之戒師古曰周書篇名也周公作之以戒成王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師古曰虞書舜典曰闢四門明四目言開四門以致衆賢則明視於四方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師古曰君命犯者謂大臣犯君之命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

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師古曰言其極多不可比校而數也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張晏曰河平二年沛郡鐵官鑄鐵如星飛上去權臣用事之異也蘇林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則金不從革景象也何象言將危亡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毋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師古曰務全安之此爲上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廼尊寵其位授以魁柄師古曰以斗爲喻也斗身爲魁使之驕逆至於夷滅師古曰夷平也謂平除之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師古曰周書洛誥之辭也庸庸微小貌也言火始微小不早撲滅則至熾盛大臣貴擅亦當圖黜其權也埶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師古曰已語終辭

上遂不納成帝久亡繼嗣福以為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為殷後復上書曰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師古曰伏質斬刑也橫分謂身首分離也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歷千駟臣不貪也師古曰景公齊景公也論語云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人無得而稱焉故引之也故願壹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應劭曰以丹淹泥塗殿上也當戶牖之法坐師古曰戶牖之閒謂之扆言負扆也法坐正坐也聽朝之處猶言法官法駕也坐音才臥反盡平生之愚慮亡益於時有遺於世師古曰遺留也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

師古曰省察也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師古曰二周東周西周君也六國齊楚韓魏趙燕隱士不顯佚民不舉師古曰佚與逸同也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張晏曰身為燕丹張良所謀子二世見殺孫謂子嬰所謂壅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師古曰謂封黃帝之後於薊帝堯之後於祝帝舜之後於陳并杞宋是為五帝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李奇曰言其多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為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

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師古曰事在僖二十五年穀梁所云在祖位者謂孔子本宋孔父之後防叔奔魯遂爲魯人今宋所殺者亦孔父之後留在宋者於孔子爲祖列故尊而不名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爲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如淳曰奪宗始封之君尊爲諸侯則奪其舊爲宗子之事也奪適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是也孔子雖庶可爲殷後師古曰適讀曰嫡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況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師古曰尚書大傳云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也周公死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幼人弗及知乃不葬之於成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臣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師古曰闕里孔子舊里也言除此之外更無祭祀孔子者孔氏子孫不免編戶師古曰列爲庶人也以聖人而歆匹夫之

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師古曰素功素王之功也穀梁傳曰孔子素王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為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福孤遠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武帝時始封周後姬嘉為周子南君至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為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為十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孫絕不能紀師古曰不自知其昭穆之數也時匡衡議以為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

他親爲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爲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爲湯後上以其語不經（師古曰不合於經也）遂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爲殷紹嘉公語在成紀是時福居

家常讀書以養性爲事至元始中王莽顓政師古曰顓讀與專同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爲吳市門卒云師古曰其後謂棄妻子去之後

云敞字幼孺平陵人也師事同縣吳章章治尚書經爲博士平帝以中山王即帝位年幼莽秉政自號安漢公以平帝爲成帝後不得顧私親帝母及外家衛氏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莽長子宇非莽鬲絕衛氏師古曰鬲讀與隔同恐帝長大後見怨宇與吳章謀夜以血塗莽門若鬼神之戒異以懼莽章欲因對其咎事發覺莽殺宇誅滅衛氏謀所聯及

死者百餘人章坐要斬磔尸東市門初章爲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爲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
師古曰更以他人爲師諱不言是章弟子
敞時爲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
師古曰棺音工喚反斂音力贍反
京師稱焉車騎將軍王舜高其志節比之欒布表奏以爲掾薦爲中郎諫大夫莽簒位王舜爲太師復薦敞可輔職
師古曰爲輔弼之任
以病免唐林言敞可典郡擢爲魯郡大尹更始時安車徵敞爲御史大夫復病免去卒于家

贊曰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曰不得中行而

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中行中庸也狷介也言必不得中庸之人與之論道則思狂狷猶愈於頑嚚無識者也狷音工掾反

觀楊王孫之志賢於秦始皇遠矣世稱朱雲多過其實故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亡是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之言也疾時人妄有述作非有實也胡建臨敵敢斷武昭於外師古曰昭明也斬伐姦隙軍旅不隊梅福之辭合於大雅雖無老成尚有典刑殷監不遠夏后所聞師古曰大雅蕩之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今雖無其人尚有故法可案用也又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時言殷視夏桀之亡可爲戒也贊引此者謂梅福請封孔子後是案武王克商之法而行之又視秦滅二周夷六國不爲立後自取喪亡可爲戒也遂從所好全性市門云敞之義著於吳章爲仁由己再入大府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故此贊引之再入大府謂初爲大司徒掾後爲車騎將軍掾也清則濯纓何遠之有師古曰楚

辭漁父之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可以以濯我足遇治則仕遇亂則隱云敞謝病去職近於此義也

楊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

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　班固　漢書六十八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　注

霍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也師古曰中讀曰仲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師古曰縣遣吏於侯家供事也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絶不相聞久之少兒女弟子夫得幸於武帝立爲皇后去病以皇后姊子貴幸既壯大迺自知父爲霍中孺未及求問會爲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負弩矢先驅師古曰郊迎迎於郊界之上也先驅者導其路也至平陽傳舍遣吏迎霍中孺中孺趨入

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爲大人遺體也中孺扶服叩頭（師古曰服音蒲北反）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爲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迺將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爲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死後光爲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師古曰宮中小門謂之闥）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征和二年衛太子爲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上年老寵姬鉤弋趙倢伃有男（師古曰倢伃居鉤弋宮故稱之）上心欲以爲嗣命大臣輔之察群臣唯光任大重可

屬社稷 師古曰任堪也屬委也任音壬屬音之欲反 上迺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 師古曰黃門之署職任親近以供天子百物在焉故亦有畫工 後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 師古曰不諱言不可諱也 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 師古曰諭曉也 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軍及太僕上官桀爲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爲御史大夫皆拜卧内牀下 師古曰於天子所卧牀前拜職 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爲孝昭皇帝年八歲政事壹決於光

先是後元年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爲逆（師古曰莽音莫戶反）時光與金日磾上官桀等共誅之功未錄武帝病封璽書曰帝崩發書以從事遺詔封金日磾爲秺侯上官桀爲安陽侯光爲博陸侯（文穎曰博大陸平取其嘉名無此縣也食邑北海河東城師古曰蓋亦取鄉聚之名以爲國號非必縣也公孫弘平津鄉則是矣）皆以前捕反者功封時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師古曰即右將軍王莽也其子名忽）揚語曰（師古曰揚謂宣唱之）帝崩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師古曰安猶焉）羣兒自相貴耳光聞之切讓王莽（師古曰切深也讓責也）莽酖殺忽光爲人沈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師古曰財與纔同）白皙踈眉目美須頿（師古曰皙絜白也頿頰毛也皙音先）

歷反頲音人占反 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 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 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幼主政自已出 師古曰自從也 天下想聞其風采 師古曰采文采 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 師古曰恐有變難故欲收取璽 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劒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 師古曰多猶重也以此事為多足重也 光與左將軍桀結婚相親光長女為桀子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 晉灼曰漢語光嫡妻東閭氏生安夫人昭后之母也 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宮為倢伃 師古曰鄂邑所食邑為蓋侯所尚故云蓋主也 數月立為皇后父安為票騎

將軍封桑樂侯光時休沐出桀輒入代光決事桀父子既尊盛而德長公主師古曰懷其恩德也公主內行不修近幸河間丁外人桀安欲爲外人求封幸依國家故事以列侯尚公主者光不許又爲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爲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慙自先帝時桀已爲九卿位在光右師古曰右上也及父子並爲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師古曰椒房殿皇后所居皇后親安女光廼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師古曰顧猶反也繇是與光爭權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燕王旦自以昭帝兄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

建造酒榷鹽鐵爲國興利伐其功師古曰伐矜也欲爲子弟

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

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

羽林道上稱蹕孟康曰都試也肄習也師古曰謂總閱試習武備也太官先置師古曰供食飲之具

又引蘇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迺爲

典屬國而大將軍長史敞亡功爲搜粟都尉師古曰楊敞也

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師古曰調選也莫府大將軍府也調音徒釣反光專權自

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衞察姦臣變候

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師古曰下謂下有司也音胡稼反

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

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如淳曰近臣所止計畫之室也或曰彫畫之室也師古曰彫畫是也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師古曰令復著冠也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師古曰之往也廣明亭名也屬耳近耳也屬音之欲反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文穎曰帝云將軍欲反不由一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師古曰遂猶竟也不須窮竟也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

以輔朕身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其下亦同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迺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為天子事發覺光盡誅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蓋主皆自殺光威震海內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師古曰太伯者王季之兄伯邑考文王長子也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視丞相敞等師古曰視讀曰示敞即楊敞也擢郎為九

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既至即位行淫亂光憂懣師古曰懣音滿又音悶字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師古曰柱者梁下之柱石承柱之礎也言大臣負國重任如屋之柱及其石也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師古曰立議而白之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師古曰光不涉學故有此問也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師古曰商書太甲篇曰太甲既立弗明伊尹放諸桐是也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迺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師古曰圖謀也遂召丞相御史將軍

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師古曰凡言鄂者皆謂阻礙不依順也後字作愕其義亦同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劒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師古曰如若也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師古曰宜速決羣臣後應者臣請劒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師古曰受其憂責也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

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師古曰言一聽之也）光即與羣臣俱
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
迺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内昌邑羣臣
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中黃門宦者各持
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爲大將
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内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
迺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
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
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勑左右謹
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師古曰卒讀曰）

猝物故死也自裁自殺也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師古曰安焉也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迺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如淳曰以珠飾襦也晉灼曰貫珠以為襦形若今革襦矣師古曰晉說是也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師古曰陛戟謂執戟以衞陛下也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師古曰楊敞也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師古曰張子孺度遼將軍臣明友師古曰范明友前將軍臣增師古曰韓增後將軍臣充國師古曰趙充國御史大夫臣誼師古曰蔡誼宜春侯臣譚師古

曰王訢子當塗侯臣聖師古曰姓魏也隨桃侯臣昌樂師古曰姓趙故蒼梧王趙光子杜侯臣屠耆堂師古曰故胡人太僕臣延年師古曰杜延年太常臣昌師古曰蒲侯蘇昌大司農臣延年師古曰田延年宗正臣德師古曰劉向父少府臣樂成師古曰姓史也廷尉臣光師古曰李光執金吾臣延壽師古曰李延壽大鴻臚臣賢師古曰韋賢左馮翊臣廣明師古曰田廣明右扶風臣德師古曰周德長信少府臣嘉師古曰不知姓典屬國臣武師古曰蘇武京輔都尉臣廣漢師古曰趙廣漢司隸校尉臣辟兵師古曰不知姓諸吏文學光祿大夫臣遷師古曰王遷臣畸師古曰宋畸臣吉師古曰景吉臣賜臣管臣勝臣梁臣長幸師古曰並不知姓也臣夏侯勝李奇曰同官同名故以姓別也太中大夫臣德師古曰不知姓臣

卬師古曰趙充國子也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天子所以永保宗廟總壹海內者以慈孝禮誼賞罰為本孝昭皇帝早棄天下亡嗣臣敞等議禮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遣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縗師古曰典喪服言為喪主也斬縗謂縗裳下不緶直斬割之而已緶音步千反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師古曰素食菜食無肉也言王在道常肉食非居喪之制也而鄭康成解喪服素食云平常之食失之遠矣素食義亦見王莽傳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為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孟康曰漢初有三璽天子之璽自佩行璽信璽在符節臺大行前昭帝柩前也韋昭曰大行不反之辭也就次

發璽不封師古曰璽既國器常當緘封而王於大行前受之退還所次遂爾發漏更不封之得令凡人皆見言不重慎從官更持節師古曰更音工衡反次下亦同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內敖戲自之符璽取節十六師古曰之往也自往至署取節也朝暮臨師古曰臨哭臨也音力禁反令從官更持節從師古曰更互執節從至哭臨之所為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師古曰昌邑之侍中名君卿也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師古曰俳優諧戲也倡樂人也俳音排會下還上前殿如淳曰下謂柩之入冢葬還不居喪位便處前殿也師古曰下音胡稼反擊鐘磬召內泰壹宗廟樂人輦道牟首鄭氏曰祭泰壹神樂人也孟康曰牟首地名上有觀如淳曰輦道閣道也牟首屏面也以屏面自隔無哀戚也臣瓚曰牟首池

名也在上林苑中方在衰絰而輦遊於池言無哀戚也師古曰召泰壹樂人內之於輦道牟首而鼓吹歌舞也牟首瓚說是也屛面之言失之遠矣又左思吳都賦云長塗牟首劉逵以爲牟首閣道有室屋也此說更無所出或者思及逵據此輦道牟首便誤用之乎

鼓吹歌舞悉奏衆樂發長安廚三大牢具祠閣室中如淳曰黃圖北出中門有長安廚故謂之廚城門閣室閣道之有室者不知禱何淫祀祀已與從官飲啗師古曰啗食也音徒敢反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彘鬬虎師古曰皮軒鸞旗皆法駕所陳也北宮桂宮並在未央宮北召皇太后御小馬車張晏曰皇太后所駕遊宮中輦車也漢廄有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輦師古曰小馬可於果樹下乘之故號果下馬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太后曰止師古曰令且止讀奏爲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師古曰責王也悖乖也音布內反王離席伏尚書令復讀曰取

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師古曰免奴謂免放爲良人者）變易節上黃旄以赤（師古曰以劉屈氂與戾太子戰加節上黃旄遂以爲常貿今輒改之）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繒賞賜所與遊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師古曰湛讀曰沉又讀曰躭沈湎荒迷也）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師古曰釋謂解脫也）復詔太官趣具無關食監（師古曰趣讀曰促關由也）太官不敢具即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內以爲常（師古曰內入也令每日常入雞豚也）獨夜設九賓溫室（師古曰於溫室中設九賓之禮也九賓解在叔孫通傳）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畢爲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

廟稱嗣子皇帝師古曰時在喪服故未祠宗廟而私祭昌邑哀王也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如淳曰旁午分布也師古曰一從一橫為旁午猶言交橫也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嘉數進諫以過失使人簿責勝師古曰簿音步戶反簿責以文簿具責之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師古曰更改也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晉灼曰雋姓舍名也下有臣虞舍故以姓別之師古曰雋音辭阮反又字阮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為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為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

軌師古曰軌法也辟讀曰僻詩云籍曰未知亦既抱子師古曰大雅抑之詩衞武公刺厲王籍假也此言假令人云王尚幼少未有所知亦已長大而抱子矣實不幼少也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師古曰五辟即五刑也辟音頻亦反周襄王不能事毋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繇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師古曰襄王惠王子也僖二十四年經書天王出居于鄭公羊傳曰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毋也繇讀與由同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師古曰引孝經之言光曰皇太后詔

廢安得天子璽即持其手師古曰即就也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駑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左右師古曰言不復得侍見於左右光涕泣而去羣臣奏言古者廢放之人屏於遠方不及以政師古曰言不豫政令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昌邑羣臣坐亡輔導之誼陷王於惡光悉誅殺二百餘人出死號呼市中師古曰呼音火故反曰當斷不斷反受

其亂（師古曰悔不早殺光等也）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誅其子不在議中近親唯有衞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大宗亡嗣擇支子孫賢者爲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軨獵車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入

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爲陽武侯師古曰解並在宣紀斡音零已而
光奉上皇帝璽綬謁于高廟是爲孝宣皇帝明年
下詔曰夫襃有德賞元功古今通誼也大司馬大
將軍光宿衞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誼以安宗廟
其以河北東武陽益封光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
二萬戶賞賜前後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繒三
萬疋奴婢百七十人馬二千疋甲第一區自昭帝
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
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壻爲東西宮衞尉昆弟諸
壻外孫皆奉朝請爲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

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光自後元秉持萬機及上即位廼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天子光每朝見上虛己斂容禮下之已甚（師古曰下音胡稼反）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春病篤車駕自臨問光病上為之涕泣光上書謝恩曰願分國邑三千戶以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為列侯奉兄票騎將軍去病祀事下丞相御史即日拜光子禹為右將軍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太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冢上（如淳曰典為冢者）賜金錢繒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

璣玉衣師古曰漢儀注以玉爲襦如鎧狀連綴之以黃金爲縷要已下玉爲札長尺廣二寸半爲甲下至足亦綴以黃金縷梓宮服虔曰棺也師古曰以梓木爲之親身之棺也爲天子制故亦稱梓宮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服虔曰便房藏中便坐也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如淳曰漢儀注天子陵中明中高丈二尺四寸周二丈內梓宮次楩椁柏黃腸題湊師古曰便房小曲室也如氏以爲楩木名非也樅木外臧椁十五具服虔曰在正臧外婢妾臧也或曰廚廄之屬也蘇林曰樅木柏葉松身師古曰爾雅及毛詩傳並云樅木松葉柏身檜木乃柏葉松身耳蘇說非也樅音七庸反檜音工闊反字亦作栝東園溫明服虔曰東園處此器形如方漆桶開一面漆畫之以鏡置其中以懸屍上大斂并蓋之師古曰東園署名也屬少府其署主作此器也皆如乘輿制度載光尸柩以轀輬車文穎曰轀輬車如今喪轜車也孟康曰如衣車有窗牖閉之則溫開之則涼故名之轀輬車也臣瓚曰秦始皇道崩秘其事載以轀輬車百官奏事如故此不得是轜車類也案杜延年奏載霍光柩以輬車駕大廄白虎駟以轀車駕大廄白鹿駟爲倅師古曰轀輬本安車也可以臥息後因載喪飾以柳翣故遂爲喪車耳轀者密閉輬者旁開窗牖各別一乘隨事爲名後人既專以載喪又

(去其一揔爲藩飾而合二名呼之耳併副也音千內反)黃屋左纛(師古曰解在高紀也)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謚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起冢祠堂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舊法既葬封山爲樂平侯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天子思光功德下詔曰故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有餘年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誼率三公九卿大夫定萬世冊以安社稷天下蒸庶咸以康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應劭曰疇等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世世無有所與功如蕭相國(師古曰與讀曰豫)明年夏封太子外

祖父許廣漢爲平恩侯復下詔曰宣成侯光宿衞忠正勤勞國家善善及後世（師古曰善善者謂褒寵善人也）其封光兄孫中郎將雲爲冠陽侯禹既嗣爲博陸侯大夫人顯改光時所自造塋制而侈大之（師古曰塋墓域也音營）起三出闕築神道北臨昭靈南出承恩（服虔曰昭靈承恩皆館名也李奇曰昭靈高祖母冢園也文穎曰承恩宣平侯冢園也師古曰服說是也文李並失之）盛飾祠室輦閣通屬永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晉灼曰閤道乃通屬至永巷中也師古曰此亦其家上作輦閣之道及永巷也非謂掖庭之永巷也）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畫繡絪馮黃金塗（如淳曰絪亦茵馮謂所馮者也以黃金塗飾之師古曰茵蓐也以繡爲茵馮而黃金塗輿輦也）韋絮薦輪（晉灼曰御輦以韋緣輪著之以絮師古曰取其行安不搖動也著音張呂反）侍婢以五采絲輓顯游戲

第中師古曰輓謂牽引車輦也音晚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及顯寡居與子都亂晉灼曰漢語東閭氏亡顯以婢代立素與馮殷姦也師古曰監奴謂奴之監知家務者也殷者子都之名而禹山亦並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師古曰請音才姓反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中使倉頭奴上朝謁文穎曰朝當用謁不自行而令奴上謁者也師古曰上謁若今參見尊貴而通名也莫敢譴者而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亡期度師古曰長信宮上官太后所居宣帝自在民閒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光薨上始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師古曰女音汝曹輩也今大夫給事中他人壹間女

能復自救邪師古曰間音居莧反後兩家奴爭道師古曰謂霍氏及御史家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躢大夫門御史爲叩頭謝迺去人以謂霍氏師古曰告語也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爲丞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自若領尚書師古曰自若猶言如故也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羣臣進見獨往來師古曰謂各各得盡言於上也於是霍氏甚惡之宣帝始立立微時許妃爲皇后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師古曰乳醫視産乳之疾者乳音而樹反因勸光内成君代立爲后語在外戚傳始許后暴崩吏捕諸醫劾衍侍疾亡

狀不道下獄吏簿問急師古曰簿音步戶反顯恐事敗即具以實語光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師古曰猶與不決也與讀曰豫會奏上因署衍勿論師古曰署者題其奏後也光薨後語稍泄於是上始聞之而未察師古曰未知其虛實廼徙光女壻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爲光祿勳次壻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出爲安定太守數月復出光姊壻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爲蜀郡太守羣孫壻中郎將王漢爲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壻長樂衛尉鄧廣漢爲少府更以禹爲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其右將軍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

俱大司馬者蘇林曰特但也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爲光祿勳及光中女壻趙平爲散騎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禹爲大司馬穪病禹故長史任宣候問禹曰我何病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如淳曰縣官謂天子今將軍墳墓未乾盡外我家師古曰外謂疏斥之反任許史奪我印綬令人不省死師古曰不自省有過耳宣見禹恨望深師古曰望怨也迺謂曰大將軍時何可復行師古曰言今何得復如此也持國權柄殺生在手中廷尉李种王平師古曰种音冲左馮翊賈勝胡及

車丞相女壻少府徐仁皆坐逆將軍意下獄死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師古曰即上所云少府樂成者也使者其姓也字或作史）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服虔曰皆光奴）視丞相亡如也（師古曰無如猶言無所象似也）各自有時今許史自天子骨肉貴正宜耳大司馬欲用是怨恨愚以為不可禹默然數日起視事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以公田賦與貧民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窶人子（師古曰窶貧而無禮音其羽反）遠客飢寒喜妄說狂言（師古曰喜音許吏反）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讎之（師古

曰言嫉之如仇讎也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使書對事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大將軍時主弱臣強專制擅權今其子孫用事昆弟益驕恣恐危宗廟災異數見盡爲是也其言絶痛山屏不奏其書後上書者益黠盡奏封事輒下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益不信人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亡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得罪我家昆弟諸壻多不謹又聞民閒讙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師古曰讙衆聲也音許爰反寧有是邪顯恐急即具以實告山雲禹山雲禹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

事誅罰不小柰何於是始有邪謀矣初趙平客石夏善爲天官（師古曰曉星文者）語平曰熒惑守御星御星太僕奉車都尉也不黜則死平內憂山等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卒（師古曰卒讀曰猝忽遽之貌也）謂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張赦石夏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師古曰重難也竟窮竟其事也）然惡端已見又有弑許后事陛下雖寬仁恐左右不聽久之猶發發即族矣不如先也（師古曰先言先反）遂令諸女各

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師古曰言無處相避當受禍也）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衞免就第光諸女遇大后無禮（服虔曰光諸女自以於上官大后爲姨母遇之無禮）馮子都數犯法上幷以爲讓（師古曰揔以此事責之也）山禹等甚恐顯夢第中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又夢大將軍謂顯曰知捕兒不（師古曰知兒見捕不）亟下捕之（蘇林曰且疾下捕之 師古曰亟音居力反）第中鼠暴多與人相觸以尾畫地鴞數鳴殿前樹上（師古曰鴞惡聲之鳥也古者室屋高大則通呼爲殿耳非止天子宮中其語亦見黃霸傳鴞音羽驕反）第門自壞雲尚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讙

來捕禹舉家憂愁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菟鼃如淳曰高后時定令敢有擅議宗廟者弃市師古曰羔菟鼃所以供祭也可以此罪也謀令太后爲博平君置酒文穎曰宣帝外祖母也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爲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爲代郡太守山又坐寫祕書顯爲上書獻城西第入馬千匹以贖山罪書報聞師古曰不許之會事發覺雲山明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弃市唯獨霍后廢處昭臺宮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上迺下詔曰迺者東織室令史張赦

使魏郡豪李竟報冠陽侯雲謀為大逆（師古曰解在宣紀也）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揚冀其自新今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子冠陽侯雲樂平侯山諸姊妹壻謀為大逆欲詿誤百姓賴宗廟神靈先發得咸伏其辜（師古曰事發而捕得）朕甚悼之諸為霍氏所詿誤事在丙申前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之男子張章先發覺以語期門董忠忠告左曹楊惲惲告侍中金安上惲召見對狀後章上書以聞侍中史高與金安上建發其事（師古曰言共立意發之也）言無入霍氏禁闥卒不得遂其謀（師古曰遂成也）皆讎有功（晉灼曰讎等也）

（師古曰言其功相等類也）封章爲博成侯忠高昌侯惲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衆必害之（師古曰右上也）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迺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默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

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師古曰灼謂被燒炙者也行音胡郎反）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録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師古曰鄉讀曰嚮次下亦同也）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亡恩澤燋頭爛額為上客耶主人迺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師古曰右上也）上迺賜福帛十疋後以為郎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

軍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師古曰肆放也展也近音鉅靳反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乘師古曰萌謂始生也至成帝時為光置守冢百家吏卒奉祠焉元始二年封光從父昆弟曾孫陽為博陸侯千戶

金日磾字翁叔師古曰磾音丁奚反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師古曰休音許虯反屠音儲武帝元狩中票騎將軍霍去病將兵擊匈奴右地多斬首虜獲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票騎復西過居延攻祁連山大克獲於是單于

怨昆邪休屠居西方多爲漢所破師古曰昆音下門反召其王欲誅之昆邪休屠恐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昆邪王殺之并將其衆降漢封昆邪王爲列侯日磾以父不降見殺與母閼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時年十四矣久之武帝游宴見馬師古曰方於宴游之時而召閱諸馬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師古曰視宮人至日磾獨不敢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上奇焉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爲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日磾既親近未嘗有過失上甚信愛之賞賜累千

金出則驂乘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聞愈厚焉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死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師古曰題其畫）日磾每見畫常拜鄉之涕泣然後迺去（服古曰鄉讀曰嚮）日磾子二人皆愛為帝弄兒常在旁側弄兒或自後擁上項（師古曰擁抱也）日磾在前見而目之（師古曰目視怒也）弄兒走且啼曰翁怒上謂日磾何怒吾兒為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弄兒即日磾長子也上聞之大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兒狀

上甚哀爲之泣已而心敬日磾初莽何羅與江充相善及充敗衛太子何羅弟通用誅太子時力戰得封後上知太子冤迺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師古曰及謂及於禍也）遂謀爲逆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師古曰上下於殿也）何羅亦覺日磾意以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幸林光宮（服虔曰甘泉一名林光師古曰秦之林光宮胡亥所造漢又於其旁起甘泉宮）日磾小疾卧廬（師古曰殿中所止曰廬）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共殺使者發兵明旦上未起何羅亡何從外入（師古曰無何猶言無故也）日磾奏廁心動（師古曰奏向也日磾方向廁而心動）立入坐內戶下須臾何

羅褭白刃從東箱上師古曰置直刃於衣褭中也褭古袖字見日磾色變走
趨卧內欲入師古曰趨讀曰趣嚮也卧內天子卧處行觸寶瑟僵日磾得抱
何羅因傳曰莽何羅反師古曰傳謂傳聲而唱之上驚起左右拔
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師古曰中音竹仲反止勿格日磾捽
胡投何羅殿下孟康曰胡音互捽胡若今相僻卧輪之類也晉灼曰胡頸也捽其頸而投殿下也師古曰晉說是也
捽音才兀反得禽縛之窮治皆伏辜繇是著忠孝節師古曰繇
讀與由同日磾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師古曰忤逆也賜出
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
上尤奇異之師古曰篤厚也及上病屬霍光以輔少主師古曰屬音之
欲反光讓日磾日磾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

是遂爲光副光以女妻日磾嗣子賞初武帝遺詔以討莽何羅功封日磾爲秺侯師古曰秺音丁故反日磾以帝少不受封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白封日磾卧授印綬一日薨賜葬具冢地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至茂陵謚曰敬侯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昭帝略同年共卧起賞爲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霍光對曰賞自嗣父爲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帝之約有功迺得封侯時年俱八九歲宣帝即位賞爲太僕霍氏有事萌牙

上書去妻師古曰萌牙者言始有端緒若草之始生上亦自哀之獨得不坐

元帝時爲光祿勳薨亡子國除元始中繼絶世封

建孫當爲稚侯奉曰磾後初曰磾所將俱降弟倫

字少卿爲黃門郎早卒曰磾兩子貴及孫則衰矣

而倫後嗣遂盛子安上始貴顯封侯

安上字子侯少爲侍中惇篤有智宣帝愛之頗與

發舉楚王延壽反謀師古曰與讀曰豫賜爵關內侯食邑三

百戶後霍氏反安上傳禁門闥無內霍氏親屬師古曰禁止也門闥宮中大小之門也傳聲而止諸門闥也封爲都成侯至建章衛尉薨

賜冢塋杜陵謚曰敬侯四子常敞岑明岑明皆爲

諸曹中郎將常光祿大夫元帝爲太子時敞爲中庶子幸有寵帝即位爲騎都尉光祿大夫中郎將侍中元帝崩故事近臣皆隨陵爲園郎敞以世名忠孝太后詔留侍成帝爲奉車水衡都尉至衛尉敞爲人正直敢犯顏色左右憚之唯上亦難焉師古曰臣下皆敬憚唯有天子一人亦難之病甚上使使者問所欲以弟岑爲託上召岑拜爲使主客服虔曰官名屬鴻臚主胡客也敞子涉本爲左曹上拜涉爲侍中使待幸綠車載送衛尉舍李奇曰華綠車常設以待幸也臨敞病困拜子爲侍中以此車送欲敞見其榮寵也如淳曰幸綠車嘗置左右以待召載皇孫今遣涉歸以皇孫車載之寵之也晉灼曰漢注綠車名皇孫車太子有子乘以從師古曰如晉二說是也須臾卒敞三子涉

參饒涉明經儉節諸儒稱之成帝時爲侍中騎都尉領三輔胡越騎（師古曰胡越騎之在三輔者若長水長楊宣曲之屬是也）哀帝即位爲奉車都尉至長信少府而參使匈奴匈奴中郎將（師古曰以其出使匈奴故拜爲匈奴中郎將也）越騎校尉關內都尉安定東海太守饒爲越騎校尉涉兩子湯融皆侍中諸曹將大夫（師古曰將亦謂中郎將也）而涉之從父弟欽舉明經爲太子門大夫哀帝即位爲太中大夫給事中欽從父弟遷爲尚書令兄弟用事帝祖母傅太后崩欽使護作（師古曰監主葬送之事也）職辦擢爲泰山弘農太守著威名平帝即位徵爲大司馬司直京兆尹帝年幼選置師

友大司徒孔光以明經高行爲孔氏師京兆尹金欽以家世忠孝爲金氏友徒光祿大夫侍中秩中二千石封都成侯時王莽新誅平帝外家衛氏召明禮少府宗伯鳳如淳曰宗伯姓入說爲人後之誼白令公卿將軍侍中朝臣並聽師古曰白令皆聽之欲以內厲平帝而外塞百姓之議師古曰塞止也欽與族昆弟秺侯當俱封初當曾祖父日磾傳子節侯賞而欽祖父安上傳子夷侯常皆亡子國絕故莽封欽當奉其後當母南即莽母功顯君同產弟也當上南大行爲大夫人文穎曰南名也大行官名也當上名狀於大行也鄧展曰當上南爲大夫人恃莽姨母故耳爲父立廟非也欽因緣謂當

詔書陳日磾功亡有賞語當名爲以孫繼祖也自
當爲父祖父立廟晉灼曰當是賞弟建之孫此言自當爲其父及祖父建立廟也賞故國
君使大夫主其祭如淳曰以賞故國君使大夫掌其祭事臣瓚曰當是支庶上繼大宗不得顧其外親也而
欽見當毋南爲大夫人遂尊其父祖以續日磾不復爲後賞而今大夫主賞祭事師古曰瓚說是也時甄邯在旁
庭叱欽師古曰於朝庭中叱之也因劾奏曰欽幸得以通經術超
擢侍帷幄重蒙厚恩封襲爵號師古曰重音直用反知聖朝
以世有爲人後之誼前遭故定陶太后背本逆天
孝哀不獲厥福迺者呂寬衛寶復造姦謀至於
反逆咸伏厥辜太皇太后懲艾悼懼師古曰艾讀曰乂乂創也逆
天之咎非聖誣法大亂之殃誠欲奉承天心遵明

聖制專壹為後之誼以安天下之命數臨正殿延見羣臣講習禮經孫繼祖者謂亡正統持重者也賞見嗣日彈後成為君持大宗重則禮所謂尊祖故敬宗大宗不可以絕者也欽自知與當俱拜同誼即數揚言殿省中敎當云云師古曰云云者多言也謂上所陳以孫繼祖也當即如其言則欽亦欲為父明立廟而不入夷侯常廟矣進退異言頗惑衆心亂國大綱開禍亂原誣祖不孝罪莫大焉尤非大臣所宜大不敬秺侯當上毋南為大夫人失禮不敬并白太后下四輔公卿大夫博士議郎皆曰欽宜以時即罪師古曰即就也謁

者召欽詣詔獄欽自殺邯以綱紀國體亡所阿私忠孝尤著益封千戶更封長信少府涉子右曹湯爲都成侯湯受封日不敢還歸家以明爲人後之誼益封之後莽復用欽弟遵封侯歷九卿位

贊曰霍光以結髮內侍起於階闥之間確然秉志誼形於主師古曰形見也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當廟堂擁幼君摧燕王仆上官師古曰仆頓也音赴因權制敵以成其忠處廢置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遂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光爲師保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師古曰阿衡伊尹官號也阿倚也衡平也言天子所倚君羣下取平也然光不學亡術闇於大理

陰妻邪謀晉灼曰不揚其過也立女爲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師古曰湛讀曰沈死財三年宗族誅夷師古曰財與纔同哀哉昔霍叔封於晉師古曰霍叔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晉即河東光豈其苗裔乎金日磾夷狄亡國羈虜漢庭而以篤敬寤主忠信自著勒功上將傳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內侍何其盛也本以休屠作金人爲祭天主故因賜姓金氏云

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

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　班固　漢書六十九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注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 師古曰邽音圭 後徙金城令居 師古曰令音零 始為騎士以六郡良家子 服虔曰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是也師古曰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是也昭帝分隴西天水置金城充國武帝時已為假司馬則初以六郡良家子者非金城也此名數正與地理志同也 善騎射補羽林為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 師古曰通知者謂明曉也 武帝時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大為虜所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充國迺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

詔徵充國詣行在所武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拜爲中郎遷車騎將軍長史昭帝時武都氐人反(師古曰氐音丁奚反)充國以大將軍護軍都尉將兵擊定之遷中郎將將屯上谷(師古曰領兵屯於上谷也將音子亮反)還爲水衡都尉擊匈奴獲西祁王(文穎曰匈奴王也)擢爲後將軍兼水衡如故與大將軍霍光定冊尊立宣帝封營平侯本始中爲蒲類將軍征匈奴斬虜數百級還爲後將軍少府匈奴大發十餘萬騎南旁塞至苻奚盧山(師古曰旁依也音步浪反)欲入爲寇亡者題除渠堂降漢言之遣充國將四萬騎屯緣邊九郡(文穎曰五原朔方之屬也師古曰九郡者五原朔方雲中代郡鴈門定襄

北平上谷漁陽也四萬騎分屯之而充國總統領之單于聞之引去是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先零豪言願時度湟水北鄭氏曰零音憐孟康曰豪帥長也師古曰湟水出金城臨羌塞外東入河湟水之北是漢地湟音皇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度湟水師古曰旁依也抵冒犯突而前旁音步浪反冒音莫北反郡縣不能禁元康三年先零遂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師古曰羌人無大君長而諸種豪遞相殺伐故每有仇讎往來相報今解仇交質者自相親結欲入漢爲寇也上聞之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壹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師古曰合約共爲要契也與

漢相距五六年迺定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師古曰煎讀曰翦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師古曰氏音支傳告諸羌曰漢貳師將軍衆十餘萬人降匈奴羌人爲漢事苦師古曰事使役張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擊居之以此觀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閒者匈奴困於西方聞烏桓來保塞恐兵復從東方起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設以子女貂裘欲沮解之師古曰設謂開許之也沮壞也欲壞其計令解散之沮音才汝反其計不合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從沙陰地出鹽澤過長阬入窮水塞南抵屬國與先零相直師古曰直當也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

種宜及未然為之備師古曰未然者其計未成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師古曰藉借也欲擊鄯善敦煌以絕漢道師古曰鄯音善充國以為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埶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迺解仇作約蘇林曰罕开在金城南師古曰罕开羌之別種也此下言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其下又云河南大开小开則罕羌开羌姓族殊矣开音口堅反而地理志天水有罕开縣蓋以此二種羌來降處之此地因以名縣也而今之羌姓有罕开者總是罕开之類合而言之因為姓耳變开為井字之訛也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為備敕視諸羌毋令解仇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視讀曰示示語之也其下並同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三十

餘人以尤桀黠皆斬之師古曰桀堅也言不順從也黠惡也爲惡堅也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亡所信鄉師古曰恐中國汎怒不信其心而納嚮之鄉讀曰嚮遂劫略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羌至浩亹師古曰浩音誥亹音門水名也解在地理志爲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安國引還至令居以聞是歲神爵元年春也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反其下亦同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隃

度（鄭氏曰隃遥也三輔言也師古曰隃讀作遥）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師古曰圖其地形并爲攻討方略俱奏上也）然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爲憂（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上笑曰諾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師古曰須待也）欲度河恐爲虜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度（師古曰銜枚者欲其無聲使虜不覺）度輒營陳會明畢遂以次盡度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爲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陿中亡虜（文穎曰金城有三陿在南六百里師古曰山陫而夾水曰陿四望者陿名也陿音狹）夜引兵上至落都（服虔曰山名也）召諸校司馬謂曰

吾知羌虜不能為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陿中兵豈得入哉師古曰杜塞也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孟康曰在金城日饗軍士師古曰饗食飤之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為兵今請欲壹鬬而死可得邪充國子右曹中郎將卬將期門佽飛羽林孤兒胡越騎為支兵至令居虜並出絕轉道師古曰並猶且也轉道運糧之道也並讀如字又音步朗反卬以聞有詔將八校尉與驍騎都尉金城太

守合跡捕山間虜（蘇林曰跡搜索師古曰跡字本作跡言尋跡而捕之也）通轉道津度初罕开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庫爲質充國以爲亡罪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師古曰言勿相和同自取滅亡）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錢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徼極遇擊之（師古曰徼要也要其倦極者也徼音工堯反）時上巳發三輔大

常徒弛刑師古曰弛刑謂不加鉗釱者也弛之言解也音式爾反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與武威張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埶不可久或曰至秋冬迺進兵此虜在竟外之冊師古曰竟讀曰境今虜朝夕爲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師古曰能讀曰耐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虜以畜產爲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能盡誅亶奪其畜

產虜其妻子（師古曰亶讀曰但）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

虜必震壞（師古曰仍頻也）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與校尉以下吏

士知羌事者博議充國及長史董通年以為武賢欲

輕引萬騎分為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師古曰回謂路紆曲也音胡悔反）以一

馬自佗負三十日食（師古曰佗音徒何反凡以畜產載負物者皆為佗）為米二斛四斗麥

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

進退稍引去（師古曰商計度也）逐水屮入山林（師古曰屮古草字）隨而深入

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為夷

狄笑千載不可復（師古曰復音扶目反）而武賢以為可奪其畜產

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師古曰殆僅也）又武威縣張掖

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師古曰日勒張掖之縣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張掖酒泉以絕西域師古曰要遮也杜塞也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爲畔逆它種劫略師古曰言被劫略而反叛非其本心故臣愚冊欲捐罕开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揃循和輯師古曰揃古撫字輯與集同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爲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師古曰負恃也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廼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爲彊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爲破羌將軍師古曰即就也就其郡而拜之賜璽書嘉納其

冊以書敕讓充國曰師古曰讓責也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迺擊罕羌羌人當獲麥已遠其妻子師古曰徙其妻子令遠居而身來為寇也精兵萬人欲為酒泉燉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芻稾束數十師古曰皆謂錢直之數言其貴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師古曰此畜謂畜產牛羊之屬也食謂穀麥之屬也一曰畜食畜之所食即謂草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師古曰此畜讀曰蓄蓄聚積也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文穎曰皸坼裂也瘃寒創也師古曰皸音軍瘃音竹足反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師古曰久歷年歲乃勝小敵也數音所具反將

軍誰不樂此者師古曰言凡為將軍者皆樂此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燉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婼月氏兵四千人服虔曰婼音兒羌名也蘇林曰婼音兒遮反師古曰蘇音是也亡慮萬二千人師古曰亡慮大計也解在食貨志齎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服虔曰句音鉤師古曰句廉謂水岸曲而有廉稜也去酒泉八百里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卬將胡越佽飛射士步兵二校尉益將軍兵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

夷大敗張晏曰五星所聚其下勝羌人在西星在東則爲漢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讓以爲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師古曰言爲將之道受任行兵於外雖受詔命若有便宜則當固守以取安利也迺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曰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幵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幵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爲寇師古曰謂依阻

山之木石以自保固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亡辜師古曰釋置也放也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師古曰皆兵法之辭也致人引致而取之也致於人爲人所引也今罕羌欲爲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師古曰飭整也須待也飭與勑同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師古曰釋廢弃臣愚以爲不便先零羌虜欲爲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爲其計常欲先赴罕开

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 師古曰施德自樹恩德也 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 服虔曰莫須小種羌名也 如是虜兵寖多 師古曰寖漸也 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 師古曰累音力瑞反繇與由同 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為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為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為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幵之屬不煩兵而

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焉充國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解弛（師古曰解讀曰懈弛放也）望見大軍棄車重欲度湟水（師古曰重音直用反）道阸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師古曰逐利宜疾今行大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師古曰謂更迴還盡力而死戰）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鹵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師古曰不得燔燒人居及於田畝之中刈芻放牧也）

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服虔曰靡忘羌帥名也）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師古曰苟取文墨之便而自營衛便音頻面反）非為公家忠計也（師古曰為音于僞反）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病上賜書曰制詔後將軍聞苦腳脛寒泄（師古曰脛膝以下骨也寒泄下利也言其患足脛又苦下利脛音下定反泄音息列反）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師古曰恐其死）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詣屯所為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二

月擊先零羌羌即疾剽留屯毋行獨遣破羌彊弩將軍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中郎將卬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師古曰繡衣謂御史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師古曰言豫防之可無今日之寇也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師古曰行音下更反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師古曰沮壞也音才汝反金城湟中穀斛八錢

吾謂耿中丞服虔曰耿壽昌也爲司農中丞糴三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師古曰言豫儲糧食可以制敵耿中丞請糴百萬斛廼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册羌人故敢爲逆失之豪氂差以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决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師古曰卒讀曰猝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師古曰言釁如此則所憂不獨在羌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爲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内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萬二百

八十六石師古曰茭乾芻也稾禾稈也石百二十斤稈音工旱反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師古曰卒讀曰猝相因並起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册師古曰廟勝謂謀於廟堂而勝敵也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心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師古曰度音大各反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

亭浚溝渠師古曰漕下以水運木而下也繕補也浚深治也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師古曰田事出謂至春人出營田也賦謂班與之也晦古畝字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師古曰倅副也什二者千騎則與副馬二百匹也伉音口浪反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師古曰畜讀曰蓄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師古曰簿音步戶反唯陛下裁許上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

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師古曰此兵法之辭也言先自完堅令敵不能勝我乃可以勝敵也）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師古曰薦稠草也）愁於寄託遠遯骨肉心離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鄭氏曰般音班班還也）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如淳曰羌胡言欲降受其言遣去者師古曰如說非也謂羌受充國之言歸相告諭者也羌虜即羌賊耳無豫於胡也）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

校(師古曰一部爲一校也)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師古曰墜古地字也)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師古曰並且也讀如本字又音步浪反)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師古曰度音大各反)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眎羌虜(師古曰眎亦示字)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師古曰閒讀曰閑)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師古曰言不可必勝)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墯之患(師古曰離遭也墯謂因寒瘃而墯指者也)坐得必

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師古曰間謂軍之間隙者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服虔曰皆羌種在河西之河南也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師古曰信讀曰申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鄭氏曰橋成軍行安易若於枕席上過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上復賜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

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亡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如淳曰此語謂本始五年伐先零不分別大小开本意是以大小开有此言也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爲一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开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

日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塹壘木樵師古曰樵與譙同謂爲高樓以望敵也晉才消反校聯不絕如淳曰播校相連也師古曰此校謂用木自相貫穿以爲固者亦猶周易荷校滅耳也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六廄成校蓋用關械闌養馬也說文解字云校木囚也亦謂以木相貫遮闌禽獸也今云校聯不絕言營壘相次便兵弩飭鬬具師古曰便利也飭整也其字從力遂火幸通勢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

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它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師古曰累重謂妻子也累音力瑞反重音直用反）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師古曰各於其處自瓦解）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師古曰卒讀曰猝）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亶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師古曰亶讀曰但）即今同是（師古曰俱不能止小寇盜）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埶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師古曰罷讀曰疲）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師古曰視讀曰示）

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師古曰澹古贍字贍給也臣愚以為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師古曰諭曉告之鄉讀曰嚮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慊之便師古曰媮苟且也慊亦嫌字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師古

曰言不早殄滅賊也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孰計曰數音所角反其下亦同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師古曰任保也上於是報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上書言羌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軍計善其上留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強食慎兵事自愛上以破羌強弩將軍數言當擊又用充國屯田處離散恐

虜犯之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强弩出降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明年五月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飢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羝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師古曰詭責也自以爲憂責言必能得之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鄧展曰浩星姓賜名也迎說充國曰衆人皆以破羌强弩出擊多斬首獲降虜以破壞然有識

者以為虜勢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
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
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
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
以餘命壹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
之者 師古曰卒讀曰猝 卒以其意對 師古曰卒終也 上然其計罷遣辛
武賢歸酒泉大守官充國復為後將軍衛尉其秋
羌若零離留且種兒庫 師古曰且音子閭反 共斬先零大豪猶
非楊玉首 文穎曰猶非人名也 師古曰猶非及楊玉二人也宣紀作酋非而此傳作猶字疑紀誤 及諸豪
弟澤陽雕良兒靡忘皆帥煎鞏黃羝屬四千餘人

降漢封若零弟澤二人爲帥衆王離留且種二人爲侯兒庫爲君陽雕爲言兵侯良兒爲君靡忘爲獻牛君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詔舉可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充國遽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師古曰使酒因酒以使氣若今言惡酒者不如湯兄臨衆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衆後臨衆病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酗羌人師古曰酗音況務反師古曰即酗字也醉怒曰酗羌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初破羌將軍武賢在軍中時與中郎將卬宴語師古曰閒宴時共語也卬道車騎將軍張安世始嘗不快上如淳曰所爲行不可上意上欲誅之卬家將軍

以為安世本持橐簪筆（張晏曰橐契囊也近臣負囊簪筆從備顧問或有所紀也師古曰橐囊所以盛書也有底曰囊無底曰橐簪筆者插筆於首橐音汀各反又音託）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師古曰全安而免度之不令喪敗也）安世用是得免及充國還言兵事武賢罷歸故官深恨上書告卬泄省中語卬坐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馬中亂屯兵（如淳曰方見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馬中司馬中律所謂營軍司馬中也）下吏自殺充國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弟朝庭毎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師古曰與讀曰豫）年八十六甘露二年薨謚曰壯侯傳子至孫欽欽尚敬武公主主亡子主教欽良人習詐有身名它人子欽薨子

岑嗣侯習爲太夫人岑父母求錢財亡已忿恨相告岑坐非子免國除元始中修功臣後復封充國曾孫伋爲營平侯師古曰伋音汲初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廼召黃門郎楊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師古曰即就也於畫側而書頌曰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昌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師古曰震合韻音真旣臨其域諭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應劭曰酒泉大守辛武賢自將萬騎出張掖擊羌宣帝使充國共武賢討罕开於鮮水之陽也營平守節婁奏封

章師古曰婁古屢字料敵制勝威謀靡亢師古曰料量也亢當也合韻音康遂克
西戎還師於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師古曰鬼方言其幽昧也庭來帝庭也一說庭直也
昔周之宣有方有虎張晏曰方叔邵虎也詩人歌功迺列
于雅師古曰大雅小雅之詩也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
厥後師古曰赳赳勁也桓桓威也紹厥後謂繼周之方邵也充國爲後將軍徙杜陵
辛武賢自羌軍還後七年復爲破羌將軍征烏孫
至燉煌後不出徵未到病卒子慶忌至大官
辛慶忌字子眞少以父任爲右校丞隨長羅侯常
惠屯田烏孫赤谷城與歙侯戰師古曰歙即翕字也歙侯烏孫官名陷陳
郤敵惠奏其功拜爲侍郎遷校尉將吏士屯焉耆

國還爲謁者尚未知名元帝初補金城長史舉茂材遷郎中車騎將軍朝廷多重之者轉爲校尉遷張掖大守徙酒泉所在著名成帝初徵爲光祿大夫遷左曹中郎將至執金吾始武賢與趙充國有隙後充國家殺辛氏至慶忌爲執金吾坐子殺趙氏左遷酒泉大守歲餘大將軍王鳳薦慶忌前在兩郡著功迹徵入歷位朝廷莫不信鄉師古曰鄉讀曰嚮質行正直仁勇得衆心通於兵事明略威重任國柱石師古曰任堪也父破羌將軍武賢顯名前世有威西夷臣鳳不宜久處慶忌之右師古曰右上也廼復徵爲光祿大夫

執金吾數年坐小法左遷雲中大守復徵爲光祿勳時數有災異丞相司直何武上封事曰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應劭曰晉獻公欲伐虞以宮之奇在寢不寐）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故賢人立朝折衝厭難勝於亡形（師古曰厭抑也未有禍難之形豫勝之也厭音一葉反）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不豫設則亡以應卒（師古曰卒讀曰猝謂暴也）士不素厲則難使死敵是以先帝建列將之官近戚主內異姓距外故姦軌不得萌動而破滅（師古曰始生曰萌）誠萬世之長册也光祿勳慶忌行義修正柔毅敦厚（師古曰和柔而能沈毅也尚書咎繇暮言曰擾而毅擾亦柔也今流俗書本柔字作果者妄改之）謀慮深遠前在邊郡數破敵獲

虜外夷莫不聞廼者大異益見未有其應加以兵革久寢春秋大災未至而豫禦之師古曰莊十六年公追戎於濟西公羊傳曰此未有伐中國者言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慶忌宜在爪牙官以備不虞師古曰虞度也言有寇難非意所度也其後拜為右將軍諸吏散騎給事中歲餘徙為左將軍慶忌居處恭儉食飲被服尤節約然性好輿馬號為鮮明唯是為奢為國虎臣遭世承平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年老卒官長子通為護羌校尉中子遵函谷關都尉少子茂水衡都尉出為郡守皆有將帥之風宗族支屬至二千石者十餘人元始中安漢公王莽秉政見慶忌本

大將軍鳳所成三子皆能欲親厚之是時莽方立威柄用甄豐甄邯以自助豐邯新貴威震朝廷水衡都尉茂自見名臣子孫兄弟並列不甚詘事兩甄時平帝幼外家衞氏不得在京師而護羌校尉通長子次兄素與帝從舅衞子伯相善師古曰次兄其字也兄讀如本字亦讀曰況兩人俱游俠賓客甚盛及呂寬事起莽誅衞氏兩甄搆言諸辛陰與衞子伯為心腹有背恩不說安漢公之謀師古曰說讀曰悅於是司直陳崇舉奏其宗親隴西辛興等侵陵百姓威行州郡莽遂按通父子遵茂兄弟及南郡太守辛伯等皆誅殺之辛氏

縣是廢師古曰縣讀與由同慶忌本狄道人為將軍徙昌陵昌
陵罷留長安
贊曰秦漢已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時將軍白
起郿人師古曰郿扶風之縣也音媚王翦頻陽人漢興郁郅王圍甘
延壽師古曰圍為強弩將軍見蓺文志郁音於六反郅音質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
紀李廣李蔡杜陵蘇建蘇武上邽上官桀趙充國
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賢慶忌皆以勇武顯聞蘇
辛父子著節此其可稱列者也其餘不可勝數何
則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埶迫近羌胡民俗
修習戰備高上勇力鞍馬騎射故秦詩曰王于興

師修我甲兵與子皆行師古曰小戎之詩也解在地理志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

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

傅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　班固　漢書七十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　注

傅介子北地人也師古曰趙充國傳贊云義渠公孫賀傅介子然則介子北地義渠人也以從軍爲官先是龜茲樓蘭皆嘗殺漢使者服虔曰龜茲音丘慈反語在西域傳至元鳳中介子以駿馬監求使大宛因詔令責樓蘭龜茲國介子至樓蘭責其王教匈奴遮殺漢使大兵方至王苟不教匈奴匈奴使過至諸國何爲不言王謝服言匈奴使屬過師古曰屬近也近始過去屬音之欲反當至烏孫道過龜茲介子至龜茲復責其王王亦服罪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龜茲言匈奴使

從烏孫還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為中郎遷平樂監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師古曰艾讀曰乂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師古曰附近而親就言不相猜阻也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師古曰徧往賜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即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

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師古曰謂密有所論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師古曰屏人而獨共語也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匈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當更立前太子質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還詣闕公卿將軍議者咸嘉其功上迺下詔曰樓蘭王安歸嘗爲匈奴閒候遮漢使者師古曰言爲匈奴之閒而候伺發兵殺略衞司馬安樂光祿大夫忠期門郎遂成等三輩及安息大宛使盜取節印獻物晉灼曰此安息大宛遠遣使獻漢而樓蘭王使人盜取所獻之物也師古曰節及印漢

使者所賫也獻物大宛等使所獻也樓蘭既殺漢使又殺諸國使者甚逆天理平樂監傅介子持節使誅斬樓蘭王安歸首縣之北闕以直報怨師古曰論語載孔子言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言怨於我者則直道而報之故詔引之也不煩師衆其封介子爲義陽侯食邑七百戶士刺王者皆補侍郎介子薨子敞有罪不得嗣國除元始中繼功臣世復封介子曾孫長爲義陽侯王莽敗廼絕

常惠太原人也少時家貧自奮應募隨移中監蘇武使匈奴師古曰移中廐名也晋移解在昭紀并見拘留十餘年昭帝時廼還漢嘉其勤勞拜爲光祿大夫是時烏孫公主上書言匈奴發騎田車師師古曰車師西域國名也車師與匈奴

爲一共侵烏孫唯天子救之漢養士馬議欲擊匈奴會昭帝崩宣帝初即位本始二年遣惠使烏孫公主及昆彌皆遣使因惠言匈奴連發大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收其人民去使使脅求公主師古曰脅謂以威迫之也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半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於是漢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出師古曰祁連將軍田廣明蒲類將軍趙充國武牙將軍田順度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語在匈奴傳以惠爲校尉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將翖侯以下五萬餘騎師古曰翖即翕字也翖侯烏孫官號也從西方入至右谷蠡庭師古曰谷音鹿蠡音黎獲單于

父行及嫂居次晉灼曰匈奴女號若言公主也師古曰行胡浪反名王騎將以下三萬九千人得馬牛驢贏橐佗五萬餘匹羊六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鹵獲惠從吏卒十餘人隨昆彌還未至烏孫烏孫人盜惠印綬節惠還自以當誅師古曰謂失印綬及節爲辱命時漢五將皆無功天子以惠奉使克獲遂封惠爲長羅侯復遣惠持金幣還賜烏孫貴人有功者惠因奏請龜茲國嘗殺校尉賴丹未伏誅請便道擊之宣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以便宜從事師古曰言至前所專命而行也風讀曰諷惠與吏士五百人俱至烏孫還過發西國兵二萬人令副使發龜茲東國二

萬人烏孫兵七千人從三面攻龜茲兵未合先遣
人責其王以前殺漢使狀王謝曰迺我先王時爲
貴人姑翼所誤耳我無罪惠曰即如此縛姑翼來
吾置王師古曰置猶放王執姑翼詣惠惠斬之而還後代蘇
武爲典屬國明習外國事勤勞數有功甘露中後
將軍趙充國薨天子遂以惠爲右將軍典屬國如
故宣帝崩惠事元帝三歲薨謚曰壯武侯傳國至
曾孫建武中迺絕

鄭吉會稽人也以卒伍從軍數出西域由是爲郎
吉爲人彊執習外國事師古曰彊力而有執志者自張騫通西域

李廣利征伐之後初置校尉屯田渠黎至宣帝時吉以侍郎田渠黎積穀因發諸國兵攻破車師遷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師古曰鄯音善）神爵中匈奴乖亂日逐王先賢撣欲降漢（師古曰撣音纏）使人與吉相聞吉發渠黎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隨吉至河曲頗有亡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漢封日逐王爲歸德侯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幷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師古曰並護南北二道故謂之都都猶大也總也）都護之置自吉始焉上嘉其功效廼下詔曰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拊循外蠻宣

明威信師古曰禮云東夷北狄西戎南蠻然夷蠻戎狄亦四方之總稱耳故史傳又云百蠻也迎匈奴單于從兄日逐王衆擊破車師兜訾城師古曰訾音子移反功效茂著其封吉爲安遠侯食邑千戶吉於是中西域而立莫府師古曰中西域者言最處諸國之中近遠均也中竹仲反治烏壘城鎮撫諸國誅伐懷集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師古曰班布也始自張騫而成於鄭吉語在西域傳吉薨謚曰繆侯子光嗣薨無子國除元始中錄功臣不以罪絕者封吉曾孫永爲安遠侯

甘延壽字君況北地郁郅人也少以良家子善騎射爲羽林投石拔距絕於等倫應劭曰投石以石投人也拔距即下超踰羽林

亭樓是也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爲機發行三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拔距超距也師古曰投石應說是也拔距者有人連坐相把據地距以爲堅而能拔取之皆言其有手掣之力超踰亭樓又言其趫捷耳非拔距也今人猶有拔爪之戲蓋拔距之遺法嘗超踰羽林亭樓由是遷爲郎試弁爲期門孟康曰弁手搏以材力愛幸稍遷至遼東太守免官車騎將軍許嘉薦延壽爲郎中諫大夫使西域都護騎都尉與副校尉陳湯共誅斬郅支單于封義成侯薨謚曰壯侯傳國至曾孫王莽敗廼絕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少好書博達善屬文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家貧匄貣無節不爲州里所稱師古曰匄乞也貣音吐得反

西至長安求官得太官獻食丞數歲富平侯張勃與湯交高其能初元二年元帝詔列侯舉茂材勃舉湯湯待遷父死不犇喪（師古曰犇古奔字）司隸奏湯無循行勃選舉故不以實坐削戶二百會薨因賜謚曰繆侯（師古曰以其繆舉人也）湯下獄論後復以薦爲郎數求使外國久之遷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先是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單于身入稱臣朝見郅支以爲呼韓邪破弱降漢不能自還即西收右地會漢發兵送呼韓邪單于郅支由是遂

西破呼偈堅昆丁令服虔曰呼偈小國名在匈奴北師古曰偈起厲反令音與零同兼三國而都之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己困辱漢使者江廼始等初元四年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爲內附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貢禹博士匡衡以爲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壹而足師古曰言節制之不皆稱其所求也今郅支單于鄉化未醇師古曰鄉讀曰嚮不雜曰醇醇壹也厚也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有羈縻不絕之義今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絕而不送近從塞還示弃捐不畜師古曰畜謂愛養也使無鄉從之心師古曰鄉讀曰嚮嚮從謂向化而從命也弃前恩立後怨不便

議者見前江廼始無應敵之數知勇俱困以致恥辱即豫爲臣憂臣幸得建彊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宣諭厚恩不宜敢桀（師古曰言郅支畏威當不敢桀黠也）若懷禽獸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師古曰嬰猶帶也）必遁逃遠舍不敢近邊（師古曰舍止也）沒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師古曰單于庭）上以示朝者禹復爭以爲吉往必爲國取悔生事不可許右將軍馮奉世以爲可遣上許焉既至郅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遂西奔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子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

其威以脅諸國（師古曰倚音於綺反）郅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略民人敺畜產（師古曰敺與驅同下皆類此）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千里郅支單于自以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不爲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都賴水中（師古曰支解謂解戮其四支也都賴郅支水名）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廼已又遣使責闔蘇大宛諸國歲遺（師古曰胡廣云康居北可一千里有國名奄蔡一名闔蘇然則闔蘇即奄蔡也歲遺者年常所獻遺之物遺弋季反）不敢不予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師古曰死尸也）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困戹願歸計彊漢遣子入侍（師古曰故爲此

（言以調戲也歸計謂歸附而受計策也）其驕嫚如此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西域湯爲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師古曰喜許吏反）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爲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閒城郭諸國危矣（服虔曰山離烏弋不在三十六國中去中國二萬里師古曰謂西域國爲城郭者言不隨畜牧遷徙以別於匈奴也）且其人剽悍（師古曰剽輕也悍勇也剽頻妙反又匹妙反悍胡幹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爲西域患郅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彊弩之守如發屯

田吏士毆從烏孫衆兵師古曰驅帥之令隨從也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師古曰之往保安也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爲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師古曰言凡庸之人不能遠見故壞其事也延壽猶與不聽師古曰與讀曰豫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邪師古曰沮止也壞也音才汝反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校張晏曰西域陳法之名也師古曰張說非也一校則別爲一部軍故稱校耳湯特新置此等諸校名以爲威聲勢也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

跡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行別為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領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殺略大昆彌千餘人歐畜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闐貴人伊奴毒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為寇閒呼其貴人屠墨見之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

（文穎曰闐音填）

（師古曰重謂輜重也音直用反）

（師古曰勿抄掠）

（師古曰閒謂密呼也）

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子男開牟以為導貝色子即屠墨母之弟師古曰母之弟即謂舅者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阨願歸計彊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荅報延壽湯因讓之師古曰讓責也我為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師古曰名王諸王之貴者受事受教命而供事也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師古曰忽忘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

食度且盡（師古曰罷讀曰疲度大各反）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
審計策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
營傅陳（師古曰傅讀曰敷敷布也）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織（師古曰織讀曰幟音式志反）數百人被甲乘城（師古曰乘謂登之備守也）又出百餘騎往來
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師古曰言其相接次形若魚鱗）講習
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鬬來（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行反）百餘騎
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卻頗遣吏士射
城門騎步兵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
薄城下（師古曰薄迫也）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塹塞門戶鹵
楯為前戟弩為後卬射城中樓上人（師古曰卬讀曰仰）樓上

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己爲漢内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師古曰之往也郅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在樓上諸閼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下騎傳戰大内師古曰下騎謂下樓而騎馬也傳戰轉戰也大内單于之内室也言且戰且行而入内室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卻入土城乘城呼師古曰乘登也呼火故反次下亦同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爲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師古曰環繞也音患和胡卧反夜

數犇營不利輒卻師古曰犇古奔字也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師古曰乘逐也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得漢節使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畀得者師古曰畀予也各以與所得人畀必寐反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師古曰賦謂班與之也所發十五王謂所發諸國之兵共圍郅支王者也於是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師古曰混同也音胡本反昔有唐虞今有彊漢匈奴呼

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爲彊漢不能臣也師古曰謂漢爲不能使郅支臣服也郅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槀街蠻夷邸間晉灼曰黃圖在長安城門內師古曰槀街街名蠻夷邸在此街也邸若今鴻臚客館也崔浩以爲槀當爲橐橐街即銅駝街也此說失之銅駝街在雒陽西京無也以示萬里明犯彊漢者雖遠必誅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師古曰繁蒲何反以爲郅支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知師古曰更工衡反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時應劭曰禽獸之骨曰骼骼大也鳥鼠之骨曰胔胔可惡也臣瓚曰枯骨曰骼有肉曰胔師古曰瓚說

[是也駱工客反齒才賜反] 宜勿縣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爲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 [師古曰夾谷地名即祝其也定十年公會齊侯於夾谷孔子攝相事齊侯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歷階而上曰匹夫侮諸侯者罪應誅於是斬侏儒首足異處齊侯懼有慚色施者優人之名夾音頰] 方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縣十日廼埋之有詔將軍議是初中書令石顯嘗欲以姊妻延壽延壽不取及丞相御史亦惡其矯制皆不與湯 [師古曰與猶許] 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 [師古曰不法者私自取之不依軍法] 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 [師古曰師入曰振旅振整也旅衆也] 宜有使者迎勞道路 [師古曰勞內到反] 今司隸

反逆收繫按驗是爲郅支報讎也上立出吏士令縣道具酒食以過軍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爲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師古曰如昔也）爲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師古曰重難也）議久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群臣皆閔焉（師古曰閔病也）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師古曰攬總持之也其字從手）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

屠五重城搴歙侯之旗（師古曰搴拔也音騫）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埽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慴伏莫不懼震（師古曰慴恐也音之涉反）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師古曰馳義慕義驅馳而來也）（鄉讀曰嚮）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荊來威（師古曰小雅采芑之詩也嘽嘽衆也焞焞盛也言車徒既衆且盛有如雷霆故能克定獫狁而令荊土之蠻亦畏威而來也嘽他丹反焞他回反）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師古曰離上九爻辭也嘉善也醜類也言王者出征克勝斬首多獲非類故以為善）言美誅首

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也鎬地名非豐鎬之鎬此鎬及方皆在周之北時玁狁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吉甫薄伐自鎬而還王以燕禮樂之多受福賜以其行役有功日月長久故也千里之鎬猶以爲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師古曰捐弃其軀命命言無所顧也挫屈折也刀筆謂吏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

功師古曰謂伐楚責苞茅及會王大子于首山後有滅項之罪師古曰項國名也春秋僖十七年夏滅項公羊傳曰齊滅之也不言齊爲桓公諱也桓常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師古曰行事謂滅項之事也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師古曰靡散也音糜而廑獲駿馬三十匹師古曰廑與僅同僅少也雖斬宛王毋鼓之首師古曰西域傳作毋寡而此云毋鼓鼓寡聲相近蓋戎狄之言不甚諦也猶不足以復費師古曰復償也音扶目反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彊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師古曰百倍勝

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
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
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
長羅（師古曰安遠侯鄭吉長羅侯常惠也）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
之宜以時解縣通籍（孟康曰縣罪未竟也如言縣罰也通籍不禁止令得出入也）除過勿
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曰匈奴郅
支單于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
豈忘之哉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動師衆勞將率
（師古曰重難也）故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睹便宜乘時
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之賴天地宗廟

之靈誅討郅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閼氏貴人名王以下千數雖踰義干法（師古曰干犯也）內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臧因敵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四海爲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竟得以安（師古曰竟讀曰境）然猶不免死亡之患罪當在於奉憲朕甚閔之其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議者以爲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匡衡石顯以爲郅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絕域非眞單于元帝取安遠侯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顯復爭廼封延壽爲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加賜黃金百

斤告上帝宗廟大赦天下拜延壽爲長水校尉湯爲射聲校尉延壽遷城門校尉護軍都尉薨於官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復奏湯以吏二千石奉使顓命蠻夷中師古曰顓與專同不正身以先下而盜所收康居財物戒官屬曰絕域事不覆校雖在赦前不宜處位湯坐免後湯上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大中大夫谷永上疏訟湯曰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仄席而坐師古曰子玉楚大夫也得臣其名也春秋僖二十八年子玉帥師與晉文公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晉師三日館穀而文公猶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禮記曰有憂者仄席而坐蓋自貶也仄古側字也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

敢窺兵井陘（師古曰廉頗趙將也馬服君趙奢亦趙將也井陘之口趙之西界山險道也）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師古曰鄉讀曰嚮）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師古曰禮之樂記曰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也）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師古曰閔憂也）策慮愊億義勇奮發（師古曰愊億憤怒之皃也愊皮逼反）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如淳曰踰遠也遠集郅支都賴水上也師古曰卒讀曰猝厲度也踰讀曰遙）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師古曰逋亡也）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

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爲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師古曰地名也在咸陽西也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師古曰如席之卷言其疾也喋血解在文紀薦功祖廟告類上帝張晏曰謂以所征之國事類告天也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爲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師古曰尚書之外周書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師古曰禮記稱孔子云敝帷弗弃爲薶馬也敝蓋弗弃爲薶狗也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鼙鼓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師古曰以庸臣之禮待遇之也卒終也使

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師古曰介然猶耿耿）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為士伍後數歲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燉煌兵以自救（師古曰西域城郭諸國及燉煌兵也）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僚議數日不決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臂不詘申湯入見有詔毋拜示以會宗奏湯辭謝曰將相九卿皆賢材通明小臣罷癃不足以策大事（師古曰罷讀曰疲）上曰國家有急君其毋讓對曰臣以為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

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燉煌歷時迺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師古曰度徒各反）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師古曰瓦合謂碎瓦之雜居不齊同）故事不過數日（師古曰故事謂以舊事測之）因對曰已解矣詘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師古曰吉善也善謂兵解之事）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爲從事中郎莫府事壹決於湯湯明法令善因

事為埶納說多從常受人金錢作章奏卒以此敗
初湯與將作大匠解萬年相善自元帝時渭陵不
復徙民起邑成帝起初陵數年後樂霸陵曲亭南
更營之萬年與湯議以為武帝時工楊光以所作
數可意（師古曰可天子之意）自致將作大匠及大司農中丞耿
壽昌造杜陵賜爵關內侯將作大匠乘馬延年以
勞苦秩中二千石（師古曰姓乘馬名延年乘食孕反）今作初陵而營起
邑居成大功萬年亦當蒙重賞子公妻家在長安
兒子生長長安不樂東方宜求徙可得賜田宅俱
善湯心利之即上封事言初陵京師之地最為肥

美可立一縣天下民不徙諸陵三十餘歲矣關東富人益衆多規良田役使貧民師古曰規畫也自占爲疆界也可徙初陵以彊京師衰弱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貧富湯願與妻子家屬徙初陵爲天下先於是天子從其計果起昌陵邑後徙內郡國民萬年自詭三年可成師古曰詭責也自以爲憂責也後卒不就師古曰卒終也就亦成也羣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皆曰昌陵因卑爲高積土爲山度便房猶在平地上師古曰度徒各反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靈淺外不固卒徒工庸以鉅萬數至難脂火夜作師古曰難古然字也取土東山且與穀同賈師古曰賈讀曰價作治數

年天下徧被其勞國家罷敝府臧空虛師古曰罷讀曰疲下至衆庶熬熬苦之師古曰熬熬衆愁聲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埶高敞旁近祖考前又已有十年功緒師古曰緒謂端次也宜還復故陵勿徙民上迺下詔罷昌陵語在成紀丞相御史請廢昌陵邑中室師古曰從人新所起室居奏未下人以問湯第宅不徹得毋復發徙師古曰問其不被發徹更移徙邪湯曰縣官且順聽羣臣言猶且復發徙之也時成都侯商新爲大司馬衞將軍輔政素不善湯商聞此語白湯惑衆下獄治按驗諸所犯湯前爲騎都尉王莽上書言父早死獨不封毋明君共養皇太后尤勞

苦師古曰莽傳言莽母渠今此云明君則明君者其字也宜封竟爲新都侯後皇太后同母弟苟參爲水衡都尉死子伋爲侍中師古曰伋音汲參妻欲爲伋求封湯受其金五十斤許爲求比上奏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弘農太守張匡坐臧百萬以上狡猾不道有詔即訊師古曰就其所居考問之恐下獄使人報湯湯爲訟罪得踰冬月許謝錢二百萬皆此類也事在赦前後東萊郡黑龍冬出人以問湯曰是所謂玄門開微行數出出入不時故龍以非時出也又言當復發徙傳相語者十餘人丞相御史奏湯惑衆不道妄稱詐歸異於上非所宜言大不敬廷尉增壽

議以爲不道無正法（晉灼曰增壽姓趙也）以所犯劇易爲罪（師古曰易弋豉反）臣下承用失其中故移獄廷尉（如淳曰如今讞罪輕重）無比者先以聞（師古曰比謂相比附也）所以正刑罰重人命也明主哀憫百姓下制書罷昌陵勿徙吏民已申布湯妄以意相謂且復發徙雖頗驚動所流行者少百姓不爲變不可謂惑衆湯稱詐虛設不然之事非所宜言大不敬也制曰廷尉增壽當是（師古曰當謂處正其罪也）湯前有討郅支單于功其免湯爲庶人徙邊又曰故將作大匠萬年佞邪不忠妄爲巧詐多賦斂煩繇役興卒暴之作（師古曰卒讀曰猝）卒徒蒙辜死者連屬（師古

曰蒙被也屬之欲反毒流衆庶海内怨望雖蒙赦令不宜居京師於是湯與萬年俱徙燉煌久之燉煌大守奏湯前親誅郅支單于威行外國不宜近邊塞詔徙安定議郎耿育上書言便宜因冤訟湯曰延壽湯爲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師古曰仍頻也改年垂歷傳之無窮師古曰謂改年爲竟寧也不以此事蓋當其年上書者附著耳應是南郡獻白虎邊垂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師古曰趣讀曰促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

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師古曰塊然獨處之意如土塊也音口內反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燉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爲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師古曰援引也音爰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

師古曰畜讀曰蓄蓄謂府庫也又無武帝薦延如淳曰薦延使群臣薦士而延納之梟俊禽敵
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師古曰梟謂斬其首而縣之也俊謂敵之𠌫率郅支是也春秋左氏傳曰得俊
曰克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
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
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師古曰分謂散
離也虞書舜典曰分北三苗遠覽之士莫不計度師古曰度大各反以爲湯功
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師古曰言湯所犯之罪過人情共有此事耳非特詭
異深可誅責也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
於脣舌爲嫉妒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爲國家
尤戚戚也書奏天子還遝湯卒於長安死後數年王

莽爲安漢公秉政既内德湯舊恩又欲諂皇太后以討郅支功尊元帝廟稱高宗以湯延壽前功大賞薄及候丞杜勳不賞迺益封延壽孫遷千六百戸追謚湯曰破胡壯侯封湯子馮爲破胡侯勳爲討狄侯

叚會宗字子松天水上邽人也竟寧中以杜陵令五府舉爲西域都護騎都尉光禄大夫西域敬其威信三歲更盡還（如淳曰邊吏三歲一更下言終更皆是也師古曰更工衡反其下並同）拜爲沛郡太守以單于當朝從爲鴈門太守數年坐法免西域諸國上書願得會宗陽朔中復爲都護會

宗爲人好大節矜功名與谷永相友善谷永閔其老復遠出予書戒曰足下以柔遠之令德復典都護之重職師古曰柔安也柔遠言能安遠人虞書舜典曰柔遠能邇甚休甚休師古曰休美也若子之材可優遊都城而取卿相何必勒功昆山之仄總領百蠻懷柔殊俗子之所長愚無以喻師古曰言子思慮深長當不待己曉告也雖然朋友以言贈行敢不略意師古曰贈行謂將別相贈也略意略陳本意也方今漢德隆盛遠人賓伏傅鄭甘陳之功沒齒不可復見願吾子因循舊貫毋求奇功師古曰貫事也終更亟還亦足以復鴈門之踦應劭曰踦隻也會宗從沛郡下爲鴈門又坐法免爲踦隻不偶也師古曰亟急也復猶補也亟居力反踦居宜反萬里之外以身爲本願

詳思愚言會宗既出諸國遣子弟郊迎小昆彌安日前為會宗所立德之（師古曰懷會宗之恩德也）欲往謁諸翎侯止不聽遂至龜茲謁城郭甚親附（師古曰謂城郭諸國）康居太子保蘇匿率衆萬餘人欲降會宗奏狀漢遣衛司馬逢迎（師古曰迎之於道隨所到而逢之故曰逢迎也）會宗發戊己校尉兵隨司馬受降司馬畏其衆欲令降者皆自縛保蘇匿怨望舉衆亡去會宗更盡還以擅發戊己校尉之兵乏興有詔贖論拜為金城太守以病免歲餘小昆彌為國民所殺諸翎侯大亂徵會宗為左曹中郎將光祿大夫使安輯烏孫（師古曰輯與集同也）立小昆彌兄末

振將[服虔曰人姓名也師古曰其名也昆彌之兄不可別舉姓也]定其國而還明年末振將殺大昆彌會病死漢恨誅不加元延中復遣會宗發戊己校尉諸國兵即誅末振將太子番丘[師古曰番步安反]會宗恐大兵入烏孫驚番丘亡逃不可得即留所發兵墊婁地[服虔曰墊音墊阸之墊鄭氏曰墊音羸師古曰墊丁念反婁音樓]選精兵三十弩[李奇曰三十人人將一弩]徑至昆彌所在召番丘責以末振將骨肉相殺殺漢公主子孫未伏誅而死使者受詔誅番丘即手劍擊殺番丘官屬以下驚恐馳歸小昆彌烏犂靡者末振將兄子也勒兵數千騎圍會宗會宗為言來誅之意今圍守殺我如取漢牛

一毛耳宛王郅支頭縣槀街烏孫所知也昆彌以下服曰未振將負漢誅其子可也獨不可告我令飲食之邪師古曰飲於禁反食讀曰飤次下亦同會宗曰豫告昆彌逃匿之爲大罪即飲食以付我傷骨肉恩故不先告昆彌以下號泣罷去會宗還奏事公卿議會宗權得便宜以輕兵深入烏孫即誅番丘師古曰即就也宣明國威宜加重賞天子賜會宗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是時小昆彌季父卑爰疐師古曰疐竹二反擁衆欲害昆彌漢復遣會宗使安輯與都護孫建并力明年會宗病死烏孫中年七十五矣城郭諸國爲發喪立祠焉

贊曰自元狩之際張騫始通西域至于地節鄭吉建都護之號訖王莽世凡十八人皆以勇略選然其有功迹者具此廉褒以恩信稱郭舜以廉平著孫建用威重顯其餘無稱焉陳湯儻蕩不自收斂（師古曰儻蕩無行撿也蕩音蕩）卒用困窮議者閔之故備列云

傅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